

小說的萌芽

一九一九——一九二五

洞房的新感想

雙 雙

西樂悠揚，萬頭攢動，在春雷似的拍掌聲中，走出一對玉人，儼相贊禮畢，送入洞房。衆賓客都帶着笑容，有跟去鬧新房的，有圍着談論新郎新婦的差態的，還有那些女人，笑得前仰後合的，小孩子們學着行禮的，連那乞丐也滿面堆着笑容，把凍餓都早忘卻。

不料這喜氣充盈的屋子裏，卻有一人向着壁角，低頭長嘆！從旁邊又走過一人來，向他肩上一拍，笑道：「鶴朋，你又在此發什麼獸呢？今天這樣熱鬧，也應該跟着快樂一下子才是啊！難道你真個只有愁的工夫不成麼？」一邊說一邊拉向新房走去。只聽一陣笑聲，新郎跑了出來，向他二人說道：「石聲，你死命拉住鶴朋做什麼？他面色很不好，你同他到新房去坐坐。他們不許我和新娘說話，把我趕了出來，此刻我是不能奉陪了。」說罷自去。

鶴朋說：「我們到樓上去坐如何？」石聲見新房中人都擠滿了，便依他走到書室裏坐下，看看四下無人，便問道：「你常常說要離婚，到底怎麼樣了。我勸你還是將就些罷，現在吃這婚姻不自由的苦，像你一樣的人，還多着呢！難道一個個都去離婚不成麼？況且我們尚沒有幹一點事業，專從這小處着想，也是不應該的啊！」鶴朋道：「你的話何嘗不是，但我總覺得做人毫無樂趣似的，將來倘能在社會上做點事業，把我愛情發洩在事業上去，或者可以得點樂趣，也未可知。至於離婚

念如，我是早已打斷的了。去年我爲這椿事，同周靜甫商量，他說：現在社會的風氣這樣閉塞，慢說父母親族不許提這離婚二字；即提出去，那不相干的路人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先要痛罵一頓。法庭裏准不准還是一個問題；即使是准了，你也應替女的一方面想一想才是啊！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寡婦再嫁，還說她沒廉恥——那男人再娶，以及三妻四妾的，都還是應該，此等事雖沒有絲毫公理，但現在的女人那裏逃得出這惡習慣的圈子呢？離了婚的女子，是更不必說了，男的再娶，女的便要守一世的活寡——我們做男子的心已不安，萬一女的尋了死，那時男的良心上覺得怎麼樣？我聽靜甫的話很有理，所以我這理想的室家之樂——算是絕望了！」

石聲說：「靜甫不是另娶了一個麼？你既信他的話，何勿學他一學呢？」

鶴朋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？靜甫做了這件事，精神上也不免受了一種痛苦，他常常對我怨他自己志行薄弱，又說他以後便沒有提倡女權的資格了。你想靜甫做了十年的鰥夫，現在還是自怨自艾的，這些痛苦都是誰給他受的呢？我以後的大願，便是打破社會的惡習慣，什麼『男尊女卑』啦；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』啦；『婚姻聽諸父母』啦；此等說話，還有一點兒理性麼？但我此刻既不能離婚，又不肯另娶，要是爲人道主義，勉強去做夫妻，我又裝不出這虛偽的愛情，要說是獨身主義，我卻明明有了妻子，你看我成什麼一個人呢？」

石聲忽笑道：「你便像封神傳姜子牙的坐騎四不相！」說得鶴朋也笑了。

石聲道：「我和你到新房喝點酒解解愁，好麼？」於是二人下樓，走到新房裏，看見喝酒的大半都認得，衆人也請他們坐下。鶴朋喝了幾杯，精神一壯，看見衆人都是興緻淋漓，便把滿腔心事從新勾起，用眼向新房四壁去瞧，心中掂念道：「他們今日是喜氣滿門，和我當初新婚的那一天一

緣，但不知道一個月後，又將如何？咳！社會上的人也不管舊習慣成績好壞，祇顧盲從，爲兒女忙嫁娶，卻斷送了畢生的幸福！」

（載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三——廿六日「新國民雜誌」）

笑一笑

林獨步

星洲的北部，有一曠地，其附近，有幾間西人的屋子，曠地裏，時常有傭婦，帶着西人的小孩子，在青草上遊玩。有時，見十餘英文學校的學生，流着汗，活活潑潑，在那裏踢毬。

南邊，一條很清潔，又平坦的路，只是往來的人很少，常常叫不到人力車坐。

四面的青蔥樹木，棲着不知名的小鳥，咻咻不止。那夕陽已經降下熱度，只殘着微弱的光線。小山上，盛開着爛灼可愛的奇花，旁邊，站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，和一個男孩子，只聽見女郎說：「唉！如松，是不是很可憐？剛剛飛到花上來，就要拿它做什麼？放掉罷，好弟弟！」那孩子聽了，扭着頭說：「我不，人家用了好多辛苦，才捕着的……」

「這不是很可憐嗎？」

「有什麼可憐？一個小小的昆蟲兒，我們的先生說，美色的蝴蝶，是害蟲的母親呢！害蟲的母親！我要解剖，你來看一看。」

「真是殘忍極了！」

「怎麼是殘忍？很有趣味咧，姊姊靜些，我解剖給你看。」

那小孩子，一面說，一面探懷，拿出小刀子，一手按住蝴蝶的兩翅，一手用白閃閃的小刀，要

解剖蝴蝶。那女郎見蝴蝶顫動不止，忙走近小孩的身旁，一把拉住道：「如松，放他去罷，明兒我給你買多好好的染色明信片，快快放掉罷……哪！」

「明信片有什麼趣味？有什麼研究的價值？」

「明信片怎麼沒有價值？你不曾說，要做美術家，常常要買彩色的明信片？現在，又說明明信片沒有價值了。」

「明信片，自然沒有價值啦，因為有的是印的，有的是畫的……東西，不能實地研究呢，姊姊因為沒有實地研究，所以不懂得好多事物啦！」

「哼！真是……這個小孩子……」

「姊姊不要囁叱亂講，請到那邊去哪！討厭的阿姊！」

「如松，不要加減講沒有道理的話！聽姊姊的話罷，以後我也聽你的話，你要怎麼講，不阻止你，只是今日，聽我的話哪！好弟弟。」

「呸！姊姊專門這樣來哄。」小孩子說了，尖着可愛小嘴，推開女郎的手，要下刀解剖蝴蝶。

女郎一面攔住，一面說：「可憐呀！蝴蝶要哭呢！」小孩子聽了，哈哈笑說：

「姊姊又要哄我了，昆蟲那裏會哭呢？」

「人要殺你，你會哭不哭？昆蟲愛惜自己的生命，不是和人一樣嗎？」

「人和昆蟲不同呢！我們的先生說人是萬物之靈啦！」

「你一定不肯把他放嗎？」

「費了半天，就要他丟了嗎？」

「這樣的小孩子，就這樣的固執？」

「姊姊固執啦！」

女郎嘆個氣說：「不放他也罷，但是不要解剖，不單是可憐，還是很醜陋的。」

「所以我告訴你，不要看，那邊去呢！姊姊不要妨碍人家的研究呀！」

女郎聽了，又氣又好笑說：「那麼今兒倒不聽姊姊的話了？」

「嚕嘛！討厭的阿姊啊！」

「將來不知道要成了怎樣可怕的人？」

小孩子點着頭說：「要做美術家呢！要做美術家呢！」

「唉！美術家！那裏有這樣殘忍的美術家？」

「姊姊因為不知道實驗的要緊，所以說這樣話，前個禮拜，我們學校裏的圖畫先生，拿了一隻很大的蝴蝶，說要畫圖，應該拿真的實物來寫生，實地解剖，才會進步呢！那時先生並且把蝴蝶的頭啦，翅啦……足啦，一個一個拿給我們看，講給我們聽，告訴我們要在家里，自己實驗，才有進步呢！姊姊天天叫我聽先生的話，這不是先生的話嗎？」女郎聽了，登時豎起兩肩，瞪着眼睛，咬着牙齒說：「如松！你說什麼實地研究，實地研究，那麼將來大了，要研究心理學和生理學，也要把活活的人來解剖嗎？」

她憤然說了，要奪那小孩子的小刀，一不慎，把她雪白的指頭割傷了，那點點滴滴的紅血，流個不止，小孩子一時怕得兩隻眼直瞪瞪，連蝴蝶也不顧，放下小刀，手拉他姊姊的手，一手揉着眼睛說：「阿姊我不敢了，阿姊我不敢了，不要惱……」那女郎不獨不怒，倒是嫣然說：「不，不……」

……你以後不要這樣就好了，我不怒你。」她說了，用草根繫着指頭，把他弟弟衣上塵垢一拂，又把自己的手表一看，說：「快走罷，哥哥必定回來了，他早上找朋友去，我們回去看看。」說了姊弟兩個就跑下來。

如松一路蹦蹦跳跳，拾着石子，擊樹上鳥，月霞則一面行，一面想道：「凡人作事，單單講空話，是不中用的，連一個小孩子，我若不用武力來對他，犧牲一點血，他那裏肯服從呢！可見今日好多女子，不想修養實力來奮鬥，專靠紙上空言，要求平等，是不能成功，助己者，就是自己……這個事雖小，可做我的一個大教訓……。」

一到家，見維珍已在裏頭看地圖，如松把桌上的雲形規，拿了一溜烟跑出去了。月霞問維珍說：「哥哥，可曾會見你的朋友嗎？」維珍一面捲地圖，一面說：「還未見過，問了好多人都說不知道他的住址，後來才知道，他起初在客棧，現在移居他姑母的花園裏頭呢。」

「是個什麼人？」

「舊日同窗，名叫劉振成，是個很有希望的青年……」

「你找他有什麼要緊事？」

「沒有什麼事，不過想去和他敘談敘談。啊，是！我從前寄他給你的用器畫和水彩畫描法那兩本書的時候，你沒有見過他嗎？」

「沒有，那兩本書，是轉寄金鐘兄來的。」維珍聽了，待要再說，忽見他的妹妹指頭繫了草根，他說：「你的手怎麼樣？」月霞搖着頭說：「剛才給小刀割傷。」

「爲什麼割傷呢？」

她笑笑說：「如松捕了一隻蝴蝶，說什麼解剖嘍，我要把他刀子奪過來，自己割傷的。」維珍忙把拍厘裏的藥水、綿絮，和布條都拿出來，代她換起草根說：「如松是不是很可愛？我知道你疼他——是不是？」月霞點點頭說：「是——只是我看如松，將來恐怕不像哥哥這樣溫雅呢！」

「怎麼見得？」

「我看他很粗心呢！見了蝴蝶、水蛙，就要拿來解剖，說什麼實地研究嘍！」

「你安心……他並不是粗心，殘忍，不過年幼，知識未發達，不知道殺害生物是壞事，又不理解生物的痛苦，同情心未發達。慢慢由妹妹教導他，就好了。」月霞聽了，傾着頭笑笑說：「那我可不能呢，他是不肯聽呢！假如他越進步了，越看輕我們女子呢！」維珍聽了，忍不住笑一聲說：「你又怎麼見得！」月霞瞅着她哥哥，含笑說：「難道哥哥忘掉了嗎？去年你要到祖國去，他拼命要跟你去讀書，你告訴他和我在新加坡讀，他不曾說：『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姊姊是個女子』？我那時聽了心裏很不爽快呢……這可證明他將來是個輕視女子的人了。」

「這又是妹妹誤解了，他那裏敢輕視女子，他是個小孩子，聽了守舊的長者說了輕視女子的話，嘴裏說些無意識的話，非出本心。將來年長，自然不是這麼樣，吾相信將來的少年，個個都是抱着男女平等的主義的！縱然男界不用平等來待遇女界，我也相信女界必定用力奮鬥，獲得平等的地位呢！」

「不單是這樣呢，有時爲了小小的事，也和附近的小孩子打架，昨天做個手工，給人弄破了，就和人鬧到翻江倒海，好像爲了什麼大事似的！」

「妹妹是個很有涵養的人，事事讓人，自然是這樣想，但是我們要同情小孩子的心理才好，他

看自己所做之手工，和慳吝的人，看重金錢一樣呢！和我們看重我們的學問一樣呢！在我們看他的手工，是小事，在他卻是大事呢！」月霞側首想了一想，點點頭，笑笑說：「是是是，但是我看他所讀的那個學校，是靠不住的，專重形式，那成績是不可信的。三個月前，那個學校開了什麼學藝會，我看壁上的圖畫、手工，和桌上的作文……都很不錯，也有如松作的，我很有點懷疑，問了如松，他說不是他自己做的，是先生寫給他抄的！」

「南洋的教育，正在進行時代，橫豎慢慢就好起來。只不要今日見這個不好，明日就換那個，跑來跑去，更爲不妙。如松不是換了兩個學校，都是這樣嗎？我想專重形式的學校，固然是偽教育，但是南洋的家庭教育的不好，也是不可掩的事實呢！如松得了像妹妹這樣好家庭教師，自然日日可得進步了。」維珍說着，微笑着看他妹妹，他的妹妹也笑着說：「嘻嘻，我自己還欠人教，那配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猛聽外面如松叫着：「阿姊！麗玉姊和瑞珠姊來了。」月霞聽了，忙跑出來，三個人說說笑笑，搖頭擺手，向月霞的房進去，一時又出來，在廊上說話。如松悄悄把瑞珠頭上的牙梳拿去頑，故意擲來擲去，任她們三人央討也不還。倒是麗玉用指頭在臉上一劃，羞他說：「哈哈，不害臊，拿女子的牙梳玩哪！」如松聽了，把牙梳向瑞珠身上一拋說：「不要……的東西……」她們三個看了，都抱膝搖頭笑起來。維珍在裏頭聽了，想起剛才他妹妹說他弟弟輕視女子，也笑了一笑。

（載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——十二日「新國民雜誌」）

兩青年

林獨步

早晨九點鐘，維珍的妹妹，到英文女學校去了，他的弟弟也到國民學校去了，他的父母也在B坡還未出來，家中很寂寞，時時聽見傭婦在自來水下洗衣的聲音，他一時要找他的朋友劉振成，就從後門出去了。

他坐人力車到了郊外，就下車步行。

路的柁樹，蔥籠映入兩眸，那翩翩小鳥，或在樹枝上，或在電信柱，嚶嚶亂叫，草下的露珠，受了朝陽，好像鑽石似的，發着燦爛的光彩……

最危險的，是突然而來的摩托車，他謹謹慎慎，走了半里，才到振成寄居的柁園，他見園內兩個臉圓而黑的小孩子，在椰子樹下挖土穴，他問了他們，知道振成在裏面，就把名刺託那年齡大的通知去。少頃振成出來，滿面推笑，在數步前，就嚷道：「維珍兄！多早晚回來了？」

「來了三天了，好容易到今天才找到你！」

「我以爲你和我絕交呢！因爲你寫三封信給我，我未曾答覆你！你生氣嗎？但是你要和我絕交，我卻不肯給你絕交呢！」

「很生氣啦！只是我和你絕交，豈不是連一個好朋友也沒有！」

兩個說了，你我一看，微微笑了。他們兩個人影，隨着他們的步伐移動，只聽遠遠吠着狗聲，園中沉靜如夜，一種幽寂的妙處，是街市中所無的！

到振成書齋，見他桌上的書桌，列着好多書籍，壁上掛着格蘭斯頓、孔子、康德、耶穌、蘇格拉底、驚俄……各名人的肖像，中間插了三四張風景畫，左面窗邊的時計，唧唧響着整齊的拍子。振成開了後窗，把空氣引入，就去倒茶，維珍一面脫外衣，一面說：

「你壁上都是哲學家、宗教家、文豪、政治家……到底那一個是你的目的？」

「豈敢！我要把他收起來了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你可做個格蘭斯頓，你很果決，又很雄辯。」

「人們在年少氣銳的時代都有一種野心，今天要做偉人，明天要做哲人，後來倒是成個庸庸俗物呢！我想還是做俗物較容易。」

維珍笑一笑看出窗外說：「此處很有些田舍的雅致，來修養讀書很適宜。」

「是的，但是在星洲郊外，我可以住慣，若是在離星洲過遠的地方，我就不行呢！我的脾氣，動了，就好靜；靜了，就好動。一個禮拜，至少要一回下坡逛逛才快活呢！」

二人正在談天，猛聽有女子和男子的口角，雜着孩子的哭聲，二人急跑出來，見守柅園的李福，和他老婆抖嘴，因為昨天在門前，曬了好多的柅片，晚上忘收起來，失了一半，兩個你賴我，我賴你，就不和起來。李福大聲說：

「也是你督責不嚴，所以到這樣，你真是要我做乞食！」

「你不過賺了一點點的錢，給人死又不得，活又不得，比不上人，還要耀武揚威，打子罵

妻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兩人一往一來，一個攻擊，一個防禦，勝負未決。

又聽見他的老婆轉防禦爲攻擊說：

「你前日到我家，怎樣說過？我本來知道你很會生氣，永不能改！那時我說一定不來，你何等好嘴，哀求我母親做主，督促我來，說你以後不敢生氣！這時又鬧起來……我此一去永不來了。」她說了就要去辦擋她的衣服，李福害怕起來，牽她的衣裙，陪個笑說：「我一時糊塗……一點點的棍片，這當什麼，又叫你費心！好人不要生氣。」

振成在窗外見了，瞅着維珍，掩着鼻子，拚命要笑出來。

她又尖着嘴，吊着眼，氣憤憤坐下，李福又百般的溫言款話來勸她，兩個始再結了和平條約，各自作事。

一時李福出來，振成嘲笑地說：

「李福兄又戰敗，李福嫂太利害。」

李福聽了，把鐮刀一搖說：「將來你的先生娘……。」說到這裏才要繼續下去，見振成左邊站着一個人，屈腰微笑，就緊用他語掩過去說：

「劉先生，今日下坡嗎？」振成覺其意，帶笑說：

「停下去。」

李福去後，維珍說：

「了不得，我想這兩個必定常常反目。」

「他們雖然時常拌嘴，但是兩個都是保持對等的地位，和那中等以上人家，丈夫看老婆如奴隸的不同……你看，近日家庭的怪狀，比從前更滑稽，有的單單把新郎新娘，拉到公共團體，舉行個皮相的文明結婚式，就以爲是完全的文明婚禮。其實有的兩人未結婚以前，見過一次臉也沒有，和舊式的憑媒人之言，捉迷藏的危險惡姻緣一樣呢！有的男女兩個是不同意的，沒有感情的，這樣文明結婚，可以叫做『強迫的文明滑稽結婚。』像我的從妹秀華，和那希子似的天賜結婚，也是兩人同意嗎？然而他們公然在××教會，舉行文明結婚來騙騙人，戴個自由戀愛的假面具。」

「真是可嘆，無論什麼好的精神文明，跑到我國，倒成虛偽的形式，給惡人利用，可惜那端麗的姑娘，倒嫁給那個醜惡的浪子。」

「她的父母本來是老頑固的，那也沒有話說，最奇怪的是那自任是文明的證婚人××，介紹人×××……他們明明知道是惡姻緣，也代他們弄個不自然的文明結婚。」

「我很希望，那些熱心可敬的，代人舉行文明結婚的先生們，以後對於結婚者的實際感情注意一點，才不致給惡人利用。」

「我想要得真正自由戀愛，健全的文明結婚，非從男女交際自由入手不可。」

「是的，這樣形式的文明結婚，一定要得男女交際自由，得充實的互相理解，始可名實相符。」

「我初到春和伯家裏，見秀華很憔悴，設使沒有那兩隻聰明的眼睛，幾乎使我不認識她，她真

是個完全沒有缺點的女子，若要說她有缺點，太溫柔，就是她的缺點，她的父母也很反悔，決定要和天賜離婚。」

「振成兄，她在結婚以前，你怎麼不警告她的父母？」

「那時我二哥，已經移家到檳城，我很少來星洲，況且我那時還未回家，你所知道的。」

「聽說秀華和天賜是姨表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是！所以造成這個惡姻緣啦。秀華說：當時反對的時候，她的母親說：『少年人，誰人沒有放蕩的事，一結婚，自然會改過，女子是有勸告丈夫的職務……』。你看，舊家庭都視女子如賸子，男人在外面，傳染着淫蕩穢褻不堪的不潔，叫自己妻妾代他洗濯呢！」

「天賜不但是個浪子，就是模樣也配不上秀華。」

振成聽了帶笑說：「她自然也不喜歡那肥腫的天賜，然而她是年輕的中國女子，那敢像西方的女子，公然說她不喜歡呢！不過藉別方面反對就是了。那混賬的天賜，昨天又來我巷和伯家裏，說要秀華講話，秀華聽了，怕得面如土色，叫着我：『振成！和我一塊去哪，我很怕。』我看她怪可憐，同她到客廳，她坐在我身旁，動也不敢動。那天賜說：『秀華，你一定不到我家嗎？』秀華好像老鼠怕貓子，看也不敢看他，後來把頭抬起來看我，好像叫我代答似的。天賜見她不敢答應，又迫着說：『爲什麼要和我脫離關係？』我那時禁不住說：『她和你脫離關係的原因，大概你也知道的，就是和你作夫婦，沒有幸福呢！』天賜睜起兩眼說：『我不是和你講啦！』秀華見了說：『現在我的事，都托我的振成兄主意了，他的話就是我的話。』天賜失望似的說：『和我作夫婦，怎麼沒有幸福？』秀華又抬頭看看我說：『振成兄，請你再代我說哪。』哈哈！我那時不得不做個無代

價的律師呢！我便代她說：『因爲性格不合，沒有愛情，所以要和你離婚啦！』天賜聽了，氣得一身亂顫說：『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振成教唆你和我脫離關係哪！怎麼性格不合，沒有愛情？你自己說——。』那時秀華一時勇敢起來說：『要罵就罵，要打就打，天天到公館、妓樓、嫖妓女，看我也像妓女……這也叫做愛情嗎？難道你不知道和你結婚以前，就很討厭你，你和我結婚，是不自然的結婚。』嘿，我知道那時候，假如在天賜的家裏，必定飽她老拳，但是現在他卻垂頭喪氣，站起來，一言不發悄然去了……。說到這裏，我覺得李福夫婦倆幸福，他們兩個雖然智識低一點，時常不和，卻是夫婦都居在平等地位，我起初看他們不時拌嘴，以爲他們夫婦是很苦的，後來見他們好像小孩子，一時口角，一時又相好如初，說說笑笑起來。後來我告訴李福：『夫婦是不等的，女子不是比男子劣等，不過由生理上，先天是溫柔軟弱一點。女子有女子的特色，男子有男子的特色……。』他現在已經理解這個道理，有時還會用心理學的操縱法，來待遇他的老婆呢？當食酒的時候，就叫着他的老婆說：『阿環，你可喫一杯，我一個人喫很沒有趣味！』有時他見他的老婆掃除，就說：『阿環，我代你掃，你休息罷。』於是代她做工。這是他對我說的。他並且說：『他的老婆，受他的褒獎，非常歡喜作事，而且越發盡力呢！』他們現在很幸福，李福這個東西，很會裝談諧，很好頑，他的老婆也很伶俐，嘻嘻……」

維珍聽了振成這篇長話，也微微笑說：『你這樣論評很是，李福現在能夠用這樣的方法，得到家庭的幸福，大概是你指導的功績了。但是我看今日的狀況，必定時常拌嘴，你的義務，還是未盡呢！』振成把頭子搖搖說：『呵呵！你不曉的，夫婦有時要拌嘴，才有趣味，若是客客氣氣，反太寂寞了。』維珍聽了哧了一聲帶笑說：『豈有此理。』